

韩国钧与宗孝忱的友情

◎夏俊山

韩国钧《止叟年谱》26页：“是年秋，如皋宗孝忱敬之入幕。敬之，如皋沙健庵元炳太史门人也。”这段文字记载的是民国十二年（1923年）的事，当年，韩国钧已67岁，正在江苏省省长任上，公务繁忙。这一年秋天，宗孝忱（字敬之）来到了韩国钧身边。

沙元炳（1864—1926），字健庵，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进士，后授翰林院编修。回如皋后，沙元炳跟韩国钧多有交往。宗孝忱系沙元炳门人，到韩国钧身边任职，宗孝忱是否利用了沙元炳的关系？读宗孝忱给韩国钧的信，不难看出，宗孝忱到省政府，后又任省政府秘书长，跟沙元炳并没有关系。

韩国钧赴任江苏省省长，宗孝忱“求职”

宗孝忱给韩国钧的信，在此摘录一部分——

紫公省长赐鉴：

曾谒珂里，敬聆训言。旬已两月……运河工程得公主持，必能完全，窃不禁为淮右民众称庆也。拙稿顷已印成，敝邑精诚印社承印。纸板尚不恶劣，虽一再亲校，仍有错字，是美中不足处。至文字内容根底既已浅薄，夏秋间又补作数十篇，不无率意之作，奉寄就正，尚乞老研轮一运郢斤也，庶续印时有所遵循……终岁收入，不过百金，长此赋闲，必难为继。前承慨为推毂，乃为时局所阻，事虽未成，极感盛意。今者窘况益甚，又万难再闲，徒以迫在年关，不得不弥缝夙负，未能亲至左右，面陈衷曲。幸公知我极深，爱我极挚，仍乞速为援手，以苏涸辙，敢布腹心，敬候明教，如有机遇，当即趋前……

此信落款时间“十二月十日”，后有附言：“附履历二份外书另以包裹寄奉。”

这封信可视为韩国钧任省长时收到的“求职信”。

1922年，国内发生了不少大事：5月4日孙中山再次下令挥师北伐；6月16日陈炯明炮击孙中山；8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；9月9日粤汉铁路工人罢工；9月14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……国内形势瞬息万变，各地斗争风起云涌，宗孝忱此时赋闲在家，而韩国钧也闲居海安。“曾谒珂里（对他而言的美称），敬聆训言”应该就在这期间。“旬（意为‘转眼之间’）已两月”，也就是两个月过去了，韩国钧已赴任省长，于是宗孝忱给韩国钧去信，信中先谈自己刚印好的书，表示要请韩国钧修改，然后笔锋一转，陈述自己的窘境，希望韩国钧引荐自己，获得一份工作。

韩国钧本并不愿“出山”：此前，吴佩孚三次来电，请他赴任山东省省长，均被谢绝。接着，“黎元洪复总统位，五月二十一日，奉政府电，调任江苏省省长，余仍电辞。二十六日，吴使来电商量余仍往山东，余表示一概谢绝。”“而两省议会又各来电责备，齐督军再派高崧荃、刘君实来言，已电中央催请赴苏。国务院亦不允辞。不得已乃赴宁就任，闰五月二十一日接篆。”（见《止叟年谱》24页）引文中“吴使”即吴佩孚，第四次邀韩国钧任山东省省长，仍被谢绝，农历闰五月，韩国钧赴任江苏省省长实属不得已。他上任后，接到宗孝忱的“求职信”，有没有很快任用他任省政府秘书长呢？

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，宗孝忱入职省政府，任省政府秘书长，韩国钧并没有“违规操作”。

韩国钧回到故里后，仍与宗孝忱保持友情

宗孝忱（1891—1979），字敬之，江苏如皋人。1912年毕业于如皋师范，曾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。归国后执教于如皋师范，后任东南大学、江苏省立法政大学两校中文系教授。1924年被选为江苏省参议员，任国民政府江苏省咨议及省政府秘书长。宗孝忱的职务是逐步改变的，先当选为江苏省参议员，而后出任江苏省政府咨议、秘书长等职。当然，韩国钧并没忘记推荐宗孝忱。“在南京期间，省长韩国钧引荐宗孝忱与张学良相识，深获张学良赏识，延揽为西安行营秘书，成为智囊。”

1925年，69岁的韩国钧坚决辞去了江苏省省长一职。回到故里后，他跟宗孝忱仍保持联系和友情。1931年，宗孝忱《观鱼庐稿》印行，于右任为之题写书名，韩国钧为之写序——

《观鱼庐稿》序（摘录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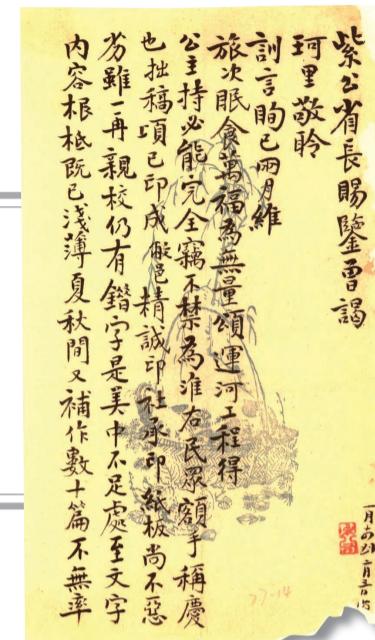
文有单复奇耦之分，单奇易弱，复耦易媚。有本源之学者，为单为奇则雅而劲，复耦相间而风骨树焉。要皆就古人文所从出，别以意错综之。虽为今文，其去古不远矣。今之文人，甫学为文，即有求胜古人之心，托体甚高，抑若趋向之正，借以求庇，不知古人并不为之分谤也……

如皋宗君敬之以文见，视其气静穆，不争一字一句之胜，而夷犹冲澹绰然，若有余裕。余敬之慕之，愧弗能为具体，于其胜处，未曾不三复不至也。

韩国钧辞世，宗孝忱作文怀念

1942年，韩国钧不畏敌寇威逼，拒绝出任伪职，在忧愤中辞世。宗孝忱写下《海陵韩公遇难始末》表达了对韩国钧的赞扬和深切怀念。文中回忆韩国钧在徐庄：“日骑充斥，庄四周筑堡垒，绝行人。公戚族闻风至者不得入。而山下挞马相继逼公。并索公左右。公坐神色不变。孝忱适在徐庄，乘间视公，公泫然出涕。众相视，计无所出。从日军至者，又以险语怂恿公家人，谓公如坚不肯行，众将拥公升昇，或登舟，公衰，何以堪此。竟夜议不决。家人欲以孝忱代，孝忱坚拒之，公亦弗许。次晨日人卒挟公长孙赴东台，转泰白公病状。留日军近百人守徐庄。三数日引去。易伪军数十人为守。十一月上旬，南部又亲率所部突至徐庄，将欲挟公以西。公言侃侃。述所志与病益详。厉声曰，徐庄，吾死所耳。将焉往？”（见《南溟杂稿》。宗孝忱著）

这段文字记述了韩国钧面对日寇大义凛然、绝



海内为文者，好华恶实，能为复耦者多，为单奇者少。独为人所不为，必豪杰；能自树立者，君能自树立矣。余犹用唐法……

夫文章之事，虽历世变，而其脉终不绝如故，史册昭昭可考也。自今日观之，老辈雕（同“凋”）丧殆尽，后生日驰逐于科学新知，所谓古人辞者，一若鼎彝金石，可玩而不适于用。敬之则以为载道行远，用莫宏于斯也。四海之大，人群之众，如敬之其人者，盖有之矣。敬之执是以广其嚶鸣之意，庶几（表希望的语气词，或许）壹鬱（同“抑郁”）之怀与蠹没（音mǐn mèi，努力；奋勉。）之功，必有以慰也。

民国二十年首夏韩国钧。

宗孝忱书斋名“观鱼庐”，系“家运河之畔”，“托于庄子濠上之意”。韩国钧的“序”，先是阐述自己的文章观，接着赞扬宗孝忱为文“不争一字一句之胜”“能自树立”，并将他与钱谦益、黄宗羲、全祖望、杭世骏等名家并论，认为宗孝忱能够博采众长。最后指出文脉不绝，但老辈文人减少了，青年人追求科学新知、冷落古文，宗孝忱却认为“载道行远”还是用传统的文辞好，宗孝忱坚持这样做，是希望有人响应，得到支持。从《观鱼庐稿》可看出，韩国钧虽长期从政公务繁忙，但晚年文笔依然不凡，国学功底相当深厚。

不屈服的民族气节，写了韩国钧与宗孝忱的亲密关系。

韩国钧去世后，宗孝忱十分悲痛，还写下饱含深情的《祭公文》。祭文在赞颂韩国钧的“大才”“高节”之后，用较多篇幅写了韩国钧对自己关心、栽培以及彼此间深厚友谊。不知是不是深受韩国钧爱国气节的影响，西安事变前，宗孝忱曾任张学良的秘书。全面抗战爆发后，宗孝忱投身抗战，在江苏省保安第四旅何克谦麾下担任咨议，辗转在新生港、栟茶、陆庄等地抵抗日军。

1953年，宗孝忱定居台湾，任大学教授。系《中文大辞典》（台湾版）顾问之一。著作有《观鱼庐稿》《秦关鸿雪》《南溟杂稿》等，1979年，宗孝忱在台北市病逝。

宗孝忱后来去了台湾，去世比韩国钧晚了37年。

